

但凡写作者,都想出书。出了书,送朋友、送同事、送师长,能“送”的,基本上都是自费书。书印得少,每本书成本就高,书号费、排版费、制片费什么的,一个子儿也少不了。一般情况下,1000本起印。不少了,一包40本的话,也得25包。码在房子里,得占一面墙。瞅着窝心,就得尽快处理掉。能够“走”进书店销售,自然求之不得。但书店势利,瞅着是自费书,心里就有些瞧不起,一般都婉言谢绝。若是熟人的,就收了,上了架,位置肯定委屈,但起码也叫“上市”了。至于卖掉不卖,作者也并不在意。在意的也没用。其他上不了“市”的,就要送人了。上世纪90年代,“自费书”之称虽然不新鲜了,但毕竟文字这东西——你送人,再签了名,别人不说如获至宝,受宠若惊,表情和态度也是很恭敬的。作者或作家就有不薄的面子。好看。受用。况且,那时能自费出本书,也是经济实力的体现。1998年我出散文集时,书号费、印刷费总计掏了一万七千元。印数为3000册。没钱,书号的钱是借的,印刷费是欠的。要想靠每月三四百元的工资还账,气得累断。危难之中,到处去借书。那时文学的环境真好,大中院校

同学们中崇尚文学者大有人在。记得在一所卫校讲完课,现场卖了300本。算是奇迹。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书除了送人的,基本上都卖掉了。还了账,还有点盈余。

公费书(非掌权者用公款出书)不需要作者操心。但出版社一般给十几本样书。想多多地送人,从出版社或新华书店买。除非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师长,一般人也就不会买了书再送人。要

商都钟鼓

出书、假书与面子

许锋

是人问起,就谦虚地说,书店有卖的,要不您去买一本?这话有点伤人的面子,但同时也给自己挣了面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图一头吧。2004年我出了一本小说,是公费的。手里没书,自己到书店买。深圳、广州的书店、书城,我都去买了。它们进货都不多,三五十本。我买回来再送人,有点舍不得,但没办法。幸好定价一本不过十几块钱。一位朋友的书也是公费出版的,洋洋三四十万字,定价三十多元,还送给

书就特别谨慎,那不是送书,是送钱。作者活到送钱的分上,可不容易。说的都是真书。

我可突然发现,现在假书随处可见。一些朋友送书给我,我认真地看了,有时也认真地写书评,算是一种心灵的回应。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上网可查书之真伪,我闲着,就查了,先查自己的,属实(我的几本书都是一书一号,从出版社办的手续),再查一些书,

就有假的。有一本杂文集,查的结果是“高考辅导图书”,有一本散文集,标注的是此出版社,却是另外一家出版社出的另外的书。查了大概十几本,假书有六七本之多。有一套由某作家协会主编由“某某出版社”出的一套丛书,居然也是假的。假之症状是:书名、出版社、出版日期、作者署名等等不符。或者张冠李戴、或者鱼目混珠、或者偷梁换柱。总之,风马牛不相及,让人啼笑皆非。

导致假书产生的原因不外乎这么几种,一种是作者心知肚明,管他真的假的,就为了出本书,钱能省则省,能少则少;一种是作者不清楚,书号由外人“中转”而来,而这外人是怎样搞到“书号”的,就是个谜了;一种是个别出版社的编辑背离职业道德,把用过的书号又“给”了作者。也许还有别种情况,我自是无从知晓。

有人说,现在作者自费出的一些书,别的用途谈不上,仅是个“名片”而已。书上有作者简介、照片、工作单位、联系方式,还有作品。比起真正的名片来,是自直观得多。话非褒非贬,说的是一种文化现象。

作者出书或者为了装点门面、或者为了晋升职称、或者为了评个奖励、或者为了体现学养、或者为了了一己心愿,都不足为奇。人们也都能理解作者的不易和艰难。但对于假书,我们不该同情。若是作者被动造假,该理直气壮地讨要说法;若是作者主动造假——这和文人的品质就相差甚远了,有句粗俗不堪的话,我实在不想说,大概是“牌坊”之类。更不要说有些人拿着假书评了职称、获了奖、得到其他实惠,那真是贻害无穷。

藏头诗又名藏头格,是一种杂体诗。《冰川诗式》中对藏头诗曾这样解释:“首联至中二联六句皆具言所见之景与情而不言题意,至末尾结联方说明题意,是谓藏头。”二是指“歇后诗”的对称。《诗体明辨》中说:“藏头诗,每句头字皆藏于上句尾字也。”三是将所言之事分藏于每句诗之首。

趣活藏头诗

苏晋

傍晚,夫妻二人赶驴由城返乡,适遇县官坐轿出城巡视归来,衙皂鸣锣开道时,毛驴受惊闯了大轿,一怒之下县官没收了毛驴,还要打丈夫四十大板。县官听说妇人是位善诗的才女,便让她咏诗,是诗如能隐含八个“不打”,便退回毛驴赦免其丈夫。才女拱手请县官命题,县官便以“夜”为题。才女当堂侃侃而吟:“月夜凄凄楼更鼓罢,渔夫收网转回家。卖芝之人去投宿,铁匠熄火正喝茶。猫人山中缚死虎,飞蛾团团转灯花。院中秋干已停歇,油郎改行谋生涯。毛驴受惊撞尊驾,乞求老爷饶恕他。”

前面八句,句句都藏有不打之意,自头句始依次是:不

打鼓、不打渔、不打拳、不打铁、不打猎、不打虫、不打秋千、不打油,并且每个“打”的含义都是有区别的,但没有明说,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此属头种说法藏头诗。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藏头诗《游紫霄宫》:水洗尘埃道未昏,甘于名利两相忘。心怀六洞丹霞客,口诵三清紫府章。十里采莲歌达旦,一轮明月飘香桂。日高公子还相觅,见得山中好酒浆。

诗中第二句头字“甘”,藏于第一句尾字“昏”中,依此类推,第一句的头字“水”,藏于末句(第八句)的尾字“浆”之中。此是两种说法藏头诗。

第三种说法的藏头诗比较好解,如《水浒传》吴用题卢俊义宅中诗,即于四句首字中暗藏“卢俊义反”四字。除此我市豫剧院演出的《风流才子》,其中唐伯虎作画时有四句唱:“我画蓝江水悠悠,爱晚亭上枫叶稠,秋日融融照佛寺,香烟袅袅绕经楼。”这四句充满诗情画意的唱,也是一首藏头诗,每句唱的第一个字连贯起来是“我爱秋香”。



佩列斯拉夫利的春天 安德烈·图图洛夫

《我的秘密书架》

孙永强

这是一本选集,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名家所作。总的说来,这是一本活泼、浅易,但又绝对有内容的书。尽管编者的思路略显杂乱,所选文章,有续写小说、散文、札记、书评、画论、讲稿……只消与经典著作上点瓜葛,便大大咧咧地罗列其中,可谓斑驳陆离,五味杂陈。然正因其杂,不拘一格,才别有韵味,读来丝毫不显沉闷。涉猎不广者读之,会对

人类数千年来最有价值的思想和艺术,有总纲式的了解;而泛游书海久矣的老水手读之,或者会常感心有戚戚,或者会拾得新解,攀至新境。吴稼祥读《三国》,周作人读《论语》,读《唐诗三百首》,丰子恺读《芥子园画谱》,宗白华读《世说新语》,钱穆读《六祖坛经》等,均无老学究的粘滞、因袭和冬烘气,发聋振聩,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在封建社会,人们常常希望一家人几代同堂在一起过,不分家。但是,因财产分配、人际关系等原因,能够真正做到几代不分家的并不多。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郑州城北郊的关虎屯村东头(今属金水区文化路办事处关虎屯村委会第五村民组)却有一家四世同堂五十多人不分家的农户,被三里五村的民众称为“大人口家”。

“大人口家”的户主叫王清文,出生

郑邑旧事

“大人口家”

郭增磊

于清朝道光年间。因其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均系独生人,王清文长大后结婚后,便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家大业大,儿孙满堂。王清文继承的家业有二十亩土地,有了孩子后,家庭并不富裕的他不管自己吃多少苦,都会先把孩子照顾好,以至于后来村里有人把女儿送给王清文夫妇作养女。到了光绪年间,王清文共有五个儿子,七个女儿(其中四个为养女),家庭成成员达到十多人。王清文立下“勤俭创业,和睦立家”的“家训”,希望今后全家人和睦相处不分家。

在王清文的带动和组织下,全家人在种好自家土地的基础上还租种一些大户人家的地,从而保证家中的粮食勉强够吃。几个儿子一有时间就外出打工,所得收入也都主动上缴给父亲。为了让全

家人今后能生活好,家中一有多余的钱,王清文就会去买地。

民国前后,王清文的儿子们甚至一些孙子都先后结了婚。子孙满堂的王清文为了管好这个大家庭虽然很累,但他却乐此不疲,从来不提分家之事。后辈们见他勤劳、善良,处处以身作则,大家也都不愿意分家。于是,家庭成员渐渐达到五十人左右,最多时高达五十三人。因做饭时众口难调,王清文就让儿媳、孙媳每

次四人一组(一人磨面、三人做饭),每月一次(谁有事谁负责找人顶替)轮流作饭。通过轮流做饭,让她们将心比心,尽量把饭做好,让大家吃得满意。后来,王清文年纪大了,他就主动退让,安排精明能干的三儿子王德成管家。

“民国”十六年(1927年),王清文因病去世。此时的王家经过多年的艰苦创业,已经有土地一百四十多亩,但因为人口太多,全家人均土地却不足三亩,生活依然贫困。

不久,已经替父管家多年的王德成感到心力交瘁,便渐渐退意。不料家中没有人愿意接班来当“管家”。王德成只得请亲戚和村里的长辈到家中商量分家事宜。最后,几代人在和睦的气氛中分了家。

博客丛林

恋爱与感冒

冯唐

自从我在协和医院大念完八年之后弃医从商,每次见生人,都免不了被盘问:“你为什么不做医生了?多可惜啊。”就像我一个以色列同事在北京坐出租,每次都免不了被盘问:“你们和巴勒斯坦为什么老掐啊”。我的以色列同事有她的标准答案,二百字左右,一分钟背完。我也有我的,经过多次练习已经非常熟练:我的专业是妇科卵巢癌,由于卵巢深埋于妇女盆腔,卵巢癌发现时,多数已经是三期以上,五年存活率不到50%。我觉得我很没用。无论我做什么,几十个病人还是缓慢而痛苦地死去。我决定弃医从商,如果一个公司业绩总是无法改善,我至少可以建议老板关门另开一个,如果我面对一个卵巢癌病人,我不能建议她这次先死,下辈子重新来过。多数人耿耿一番,对这个答案表示满意,迷信科学的少数人较真,接着问,你难道对科学的进步这么没有信心,这么虚无?我的标准答案是:现代医学科学这么多年了,还没治愈感冒。

感冒仿佛爱情,如果上帝是个程序员,感冒和爱情应该被编在一个程序里。感冒简单些,编程用了一百行,爱情复杂些,用了一

万行。

感冒病毒到处存在,就像好姑娘满大街都是。人得感冒,不能怨社会,只能怨自己身体太弱,抵抗力低。

感到爱情困惑,不能很命薄,只能很爹妈甩给你的基因太傻帽。

得了感冒,没有任何办法。所有感冒药只能缓解症状和骗你钱财,和对症治疗一点关系也没有。最好的治疗是卧床休息,让你的身体和病毒泡在一起,多喝水开水或者橙汁,七天之后,你如果不死,感冒自己就跑了。感到爱情,没有任何办法。血管里的激素嗷嗷作响,跑三千里、洗凉水澡也没用,增大树、喝大酒也没用,背《金刚经》、《矛盾论》也没用。最好的治疗是和让你感到爱情的姑娘泡在一起,多谈人生或者理想,七年之后,你如果不傻掉,爱情自己就跑了。曾经让你成为非人类的姑娘,长发剪短,仙气消散,凤凰变回母鸡,玫瑰变回菜花。

数年之前,我一个清华计算机系的高中同学在电话里说,他昨晚外边乱走,着凉了,要感冒。那个姑娘和他订婚七天之后后悔了,给他一封信,说她三天三夜无眠,还是决定舍去今生的安稳去追求虚无的爱情。感冒会不治自好,爱情,难说了。



冯唐



陈新池书

淮河流位于二七区、中原区。东起京广中路,西至西环路,全长近7000米,宽30米。与大学中路、兴华南街、嵩山南路、郑密路、桐柏南路、伏牛路、华山路交汇,是一条跨区域交通干道。

淮河流是河南的四大水系之一淮河命名的。1955年10月市建委上报国家建委和城市建设总局规划路名,国家建委于1956年正式批复命名为淮河流;沿用至今。

淮河流,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乡村土路的基础上陆续开工建设的。最早修建的是京广路(现叫京广中路)至嵩山路段,长3386米。之后分段浇封

淮河流

王瑞明

柏油,成为平坦的马路。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郑州城市建设的发展,淮河流历经多次拓宽,已从嵩山路分段延伸至桐柏路。并以金水河为界,河东的叫淮河流,河西的叫淮河流。之后又修通到华山路,直到西环路,全路贯通。长3600多米,全路贯通后以金水河为界,河东的叫淮河流,河西的叫淮河流。位于淮河流南北两侧,又派生出淮河南街、淮西街。当年淮河流与派生出的街道相对偏僻,还不是那么繁荣。伴随着郑州城市化进程的与发展很多特色餐饮企业、公司集中在此,而成为西南部餐饮业的一个亮点。

很长时间以来,柳珂都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

李辉确是招人爱的,老少咸宜。

包括一贯挑剔的丁芳。

丁芳只和李辉见过两面,就武断地认定李辉是个有内秀的男孩。在丁芳眼里,有内秀的男人都不多言,多言的男人都没内秀。比如柳珂。柳珂自知一年说的话没有她一天说的话多,但是,柳珂却没有不会干的活儿,能干活就是有内秀。

柳珂对李辉倒是不“感冒”。柳珂最讨厌装腔作势的男人,肚里没几滴墨水,徒有一副空荡荡的衣服架子。可是,柳珂那时正在进行剧烈的妊娠反应,每天昼夜恶心,根本没心思管柳珂的闲事儿。后来,柳珂经常为这个自责,后悔没有给妹妹好好把关。

可是,即使她努力把关又能怎样?而且,那时的她根本就没有为感情之事把关的能力——否则,她也不会那么容易地嫁给了陈全!

想到这里,柳珂又是窝囊又生气。

柳珂发狠地对妹妹说:玥儿,你要是想解脱,就干脆跟姓李的离了算了!但是,绝不能便宜了他,让他净身出户,愿意跟谁过就跟谁过!

柳珂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架上熨衣板,走到阳台上晾衣绳上取下李辉的裤子,又一边哭一边给李辉熨裤子。

李辉爱穿,柳珂省吃俭用省下的钱几乎都用来给李辉添置新衣新裤。

柳珂喜欢看穿上新衣裤的李辉,1.80米的大个子,宽肩长腿,比时装模特还潇洒。

柳珂说:玥儿啊,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知道吗,男人宁可自己的老婆像情人一样风情万种,也不愿意自己的老婆像奴才一样百依百顺!你看你,分明是比奴才还奴才啊!

柳珂终于反抗了:除了你,谁家女人不这样啊?!

柳珂气坏了:我怎么啦?我怎么啦?

柳珂说:你怎么了?你和男人有什么区别,孩子不管,老公不管,整天在外面应酬,我要是我姐夫,早就受不了了!

柳珂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好啊你,狗咬吕洞宾!

柳珂也啪地放下熨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管好你自己得了!

柳珂急了:噢,不是你哭天抢地地要离婚吗,这会儿怎么又变卦啦?柳珂根本不理解柳珂,柳珂只好抬

腿往外走。临走时,从背包里掏出五百元钱放在玄关柜上,对着柳珂喊了一句:别忘了把钱收好,给你的李公子买双高档鞋子!

柳珂特意用了讽刺的修辞方法。

其实,那钱是她留给外甥女晓融的。柳珂对晓融的学业抓得很紧,给晓融报了五六个课外班。这些课外班的学费加在一起就是四五百,对柳珂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柳珂刚踩上油门,就发现妹夫李辉从前面停着的一辆红色轿车里走下来。

劳动局已经实行了车改,司机是不准把车开回家的。他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车呢?

柳珂把车开到了稍远一些的地方,停下,躲在车里偷偷地看李辉。

李辉靠在车门上,没完没了地打电话,样子十分投入。

突然,李辉停止了打电话。

但是,紧接着,从衣兜里掏出了另一个手机接听起来,并且又是没完没了……

柳珂不时地看看表,李辉结束了两个手机的通话,正好过去了三十分钟。

柳珂连忙给柳珂打电话,电话响了一声,她又按下了。

柳珂说得对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管好你自己得了!

柳珂把电话打来了:姐,什么事啊?

柳珂说:啊,刚才我以为把家钥匙落在你那了呢。

柳珂沉默了一下,说:姐,你放心吧……以后不要再给我钱了,我够花……

柳珂一肚子话却无从说起,红了眼圈。

柳珂小声说:他回来了,我不多说了。

柳珂忽然又来了气:他算老几啊,他又不是活祖宗,他回来了你就不能打电话啦?

柳珂又小声说:他着急吃饭,吃完饭还有事呢!

柳珂说:他能有什么事啊?不会急着去找第三者吧?!

柳珂把电话撂了。

柳珂犯了犟,干脆哪儿也不去了,准备等李辉吃完饭出来之后跟踪他。

二十分钟之后,李辉出来了。李辉一出来就打电话了。

李辉一边打电话一边钻进那辆红色的桑塔纳。

柳珂立刻启动了车钥匙。

连载

1977年恢复高考,王立群想实现大学梦,却被一条规定卡住了:年过三十岁的考生,必须是1966、1967、1968年毕业,因为“文革”失去高考机会的高中生。王立群是1965年参加高考的落榜生。

王立群眼睁睁看着机会来了,又眼睁睁看着机会走了。

上帝在哪儿关上门,就会在另一个地方开扇窗。

此前,“上帝”已给王立群开了一扇窗。

因为“评法批儒”政治活动,酷爱理科的王立群向文史转舵。

1974年开始“评法批儒”运动,王安石被官方认定为“法家”。王立群所在的国企大厂的“工人理论组”革命和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合搞《王安石诗文集选注》。王立群被分配注释王安石诗词。为这事,他离开高中教学岗位三年,天天去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上班。

王立群从来没见过这么丰富的藏书!

王立群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多博学的教授!

王立群读《宋史》,读《续通鉴》,读《续通鉴长编》,为了注王安石的诗而读。

王立群读《史记》,读《汉书》,读《资治通鉴》,因为兴趣而读。

平面几何,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在王立群的人生渐渐淡出;左丘明、太史公、司马光、王安石,进入王立群的视野,引起王立群的兴趣。

人生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哲学的前定调和。

开封师范学院,就是王立群现今所在的河南大学前身。

1978年恢复招研究生,除了已经取得大学毕业证外,同等学历可以报考。所谓“同等学历”是什么?就是虽然没念过大学,但是通过自学掌握了大学所授知识的人。说穿了,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时,同等学历考生不过比有大学文凭的考生加试两门基础课而已;对同等学历者网开一面,是当时国家急需人才的关键之计,这个关键之计却给很多有志于进入高等学府的人提供了一条捷径。那阵子,考大学考不上却考上研究生的,大有人在。以同等学历来念研究生,然后脱颖而出,成为教授、名家的,亦大有人在。现在,随着制度的健全,“同等学历”已经有点儿风光了。现在在大学里引进1958年以后出生的教师,首

先得问:你的“第一学历”是哪儿的?也就是说,你的大学本科是名牌大学还是“野台子戏”?

王立群知道可以以同等学力考研究生,喜从天降。但是当年考已经来不及。那就充分准备,务在必得,第二年考!

今年春天百家讲坛编导替易中天庆贺生日,恰好我和王立群都在。在宴席上,王立群举杯向易中天祝酒,说:“我和易老师的经历相似。都教过中学,都是高中生直接考研究生。易老师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第一期研究生。我听说易老师考后,心里一激动,动了去考的念头,结果第二年考上河南大学。易老师是‘黄埔一期’,我就是‘黄埔二期’,我敬易老师一杯。”

易中天说:“‘黄埔二期’敬酒,‘黄埔一期’当然要干。”

我挖苦两个以“黄埔”自居又以“黄埔”互吹的家伙说:“喂,前三十年,你们两个就有家有心灵感应啊?”

王立群打算考研究生时,已经做了中学教导主任,教两个毕业班语文的教授!工作非常繁忙,怎么办?没有时间,挤时间;没有教材,找教材;他真是一分一秒地“虎口夺时”。家属院露天放映《望乡》电影,大家都听说这个电影好看极了。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王立群能从自家窗子里看到银幕,他就是不看,跑到安静的地方,看书。王立群的俄语是高中水平,已经荒废了十三年,他花死功夫硬啃了一年,把大学俄语课程啃下来。

1979年王立群考上开封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两汉魏晋南北朝方向的研究生。无巧不成书,前一年易中天考的也是这个方向。

王立群平生第一次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在考场上打了胜仗。王立群后来喜欢回忆这段“过五关斩六将”。他说:“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孟子》讲的‘大丈夫’人格的核心是自强不息。正如一个气球能够升腾是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氢气,一个人能够升腾是因为它具有自强不息的强势人格。这种强势人格不一定表现在外部,而是内化为数十年自强不息的坚持。因此,具有这种强势人格就会有一副傲骨,而不是傲气。”

多味人生

王立群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王立群在研究《昭明文选》和晋宋山水游记的行当里,全国名列前茅。